

有哪些让你有感触的历史人物？

语文课和我开的最大一个玩笑，就是让我误以为，写下《长恨歌》的白居易是个痴情种。

很久以前，一个文艺女青年给我发私信：白居易真是个渣男啊。

那一刻，我竟认为她说得很有道理，无法反驳。

在我印象里，白居易撩起妹来，确实是炉火纯青、挥洒自如，简直堪称我辈之楷模。

不论是在浔阳江头，还是鄂州河畔，他总是能邂逅某个落单的少妇，而且每次搭讪还老是同一个套路：姑娘，我这里有酒，你有故事吗？

时过境迁，如果换做如今，她再来问我，白居易到底是不是个渣男。

我可能会沉默，不知道该如何去告诉她。

因为有些事情，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答案。

就如同，多少年前，我并不知道，白居易放浪形骸的背后，原来是这么一个烂俗且虐心的故事。

那是贞元六年，白居易终于结束了寄居叔父家的生活，回到了宿州符离。

这些年来藩镇动荡，到处都是兵连祸结。父亲职责所在，走不脱，只好让母亲接他回符离避避风头。

母亲姓陈，说起来还是白父的外甥女，二人是近亲结婚，一度遭到当世非议。这也让陈氏的性格越发的要强，她为人处世雷厉风行，绝不肯落后于人半步。

在嫁为人妇的这些年，母亲敬二老、事夫君、待宾客，不论大小琐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为邻里所称道，一派女强人风范。

由于符离穷乡僻壤，请不到德隆望尊的先生，母亲干脆亲执诗书，教导白居易和他的两个弟弟。

母亲性格如火，可教儿子的时候却温润如水、谆谆善诱，就连大声呵斥他们都没有过。

在白居易兄弟几人的眼里，母亲在外人面前永远都是尊贵体面、不苟言笑，是人人敬畏的白夫人。

可唯独在他们几个的面前，母亲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。

她会半夜起来，为他们偷偷地盖好被子；她会早早起床，去煲他们最爱喝的莲藕排骨汤；她会偶尔容忍他们开小差，发现他们在书房互相打闹却故意装作没看见……

所以那时的白居易，也一直想成为一个很温柔的人。

在兄弟几人里，白居易作为曾经的「神童」，被母亲尤其看重，甚至把白家的未来都赌在了他的身上。

可符离毕竟是乡下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，母亲怕他被带坏，严令他不准与村里的其他小孩接触，只准他读书。

母亲对他说：「你是官宦子弟，总有一天要去考科举、当大官，不可以和村子里那些野孩子混在一块。」

他很听话，认认真真去读书，老实地走上了母亲为他安排的道路，不敢有半点违背。

可年少懵懂的心，还是让他在读书之余，用期待的目光看向窗外。

他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爬树、捉鱼、荡秋千、跳山羊，等等。可那些欢声笑语都不属于他，陪伴他的，只有桌子上堆积如山的书籍。

直到那天，他在路边散步，一个轻灵的身影就这般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他视线里。

那是一个明朗欢快的少女，四野荒芜寂静，唯她生机勃勃，翩然荡漾在春风里，洋溢着数不尽的温柔。

那一眼，她给他的感觉，是云中烛火，是豆蔻芳华，就犹如一道光，猛然铺进了他沉寂的内心，亮得耀人。

也许就在第一眼看见她时，他就已经爱上了，只是彼时浅薄的阅历还不足以让他明白，那是爱情的模样、心动的感觉。

少女的身影渐行渐远，自小就孤僻的少年，不愿遗失这触手可及的缘分，竟不知从哪儿借来了勇气。

他急忙冲上前去，脸憋得通红。

他说：「你好，我我我我叫白居易，想认识一下你。」

那年，他十九岁，她十五岁。

初见，

这一卷青史，终是开了章。

.....

少女是白居易的邻居，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湘灵。

湘灵是贫寒家庭的女儿，眉梢却总是挂着笑，她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，声音如银铃似的好听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湘灵不似贵族家的闺秀，她自小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，也会经常在田野里撒开脚丫子嬉戏。

她认识不少村里的男孩子，可像白居易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。

这个小哥哥身体很瘦弱，一看就干不了农活，这可怎么办呀？

唔，不对不对，小哥哥是读书人，认识字的，将来会去当大官、骑大马，才不用干农活的。

她每次出门，都会下意识地看向那个窗篱，每次也都正好对上他慌忙躲开的眼神。

湘灵不知道，其实每天白居易都会早早起来，就坐在窗口的书桌旁，也不看书，而是注视着她家的方向，直等到她身影出现的一刹那，他才会心满意足地开始新一天的学习。

有时，湘灵也会大着胆子走过去，捧着脸蛋，看向在窗边读书的白居易。她发现这个小哥哥的眉眼真好看，斯斯文文、白白净净的，和村里其他黑黝黝的男孩都不一样。

白居易的脸都快烧起来了，像只煮熟了的大螃蟹。

她歪着头，背着手，笑嘻嘻地唤白居易「大白」。

那一天，她的笑容映在他的眸子里，温暖纯粹，风一样的寂静。

他心头一动，想送给她一首诗，她很惊讶，没想到大白不但认字，还会写诗，这也太厉害了吧……在她的世界里，诗都是那些大人物才会的呢。

白居易清了清嗓子，说：

娉婷十五胜天仙，白日嫦娥旱地莲。

何处闲教鹦鹉语，碧纱窗下绣床前。

他知道湘灵没念过书，所以尽力让自己的用词通俗点、再通俗点，通俗到让面前这个女孩子能听懂的地步。

他说，邻家有个小妹妹，十五岁就出落的亭亭玉立，比小仙女还好看，在碧纱窗下绣床前，悠闲的时间，她倾听着我为她而作的诗篇。

湘灵听懂了，她的脸颊泛起红晕，宛如静止水面被激起的涟漪，却也让看着她的白居易，内心之中搅海翻江、奔腾千里。

这一秒，他只想在爱里沉溺。

.....

在没遇见湘灵之前，白居易本是不知道何为爱情的。

他以为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，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可自从遇见了她，白居易开始明白，什么叫非卿不娶、之死靡他。

他对湘灵的爱日益加深，就如饮了酒般，醉得不能自己，双眸只能凝尽一人，心也只会因她而悸动不已。

白居易送给湘灵一面镶嵌着双盘龙的铜镜，他说，曾有个大诗人，叫刘希夷，他给心爱的女子写过一首诗：愿作轻罗著细腰，愿为明镜分娇面。

他送给她明镜，也剖开了少年的心意。

湘灵收下了镜子，爱情在他们的心头萌芽，渐渐长成了一朵缠绕着彼此的花。

少年与少女就这样私定了终身，还偷尝了禁果。

漫漫长夜，他们依偎在一起，任由月辉披在身上，镶起一层银色的边。

.....

这段感情，很快被白居易的母亲发现。

烂俗的情节再一次出现，母亲认为，白家是书香门第，白居易总有一天也要踏上仕途，所以娶的必须得是高门显贵的女子，这样才能对他的未来有所帮助。

可儿子居然看上了个村姑。

这怎么可以？

母亲当机立断，挥棒打鸳鸯，坚决不认可他与湘灵之间的感情。

白居易并没有退缩，这是温柔的少年第一次尝试去反抗他的母亲，有着从没有过的倔强。

贞元九年，白居易的父亲迁任襄阳别驾，此时国家的局势也大体安定了，母亲决意带着一家人前去襄阳。

如此，离别终究是来了，无可阻挡。

走的那天，这对恋人执手相看泪眼，无语凝噎，湘灵将那面铜镜还给了他，说：我等你将它再次给我。

白居易接过镜子，沉默不语，他重重地点了点头，留下了他离别之际写给她的诗。

他经常给她写诗，每当那时候，湘灵就支起下巴静静地听，目光里满是崇拜，而今天这首《留别》，很有可能是他给湘灵写的最后的诗了。

秋凉卷朝簟，春暖撤夜衾。

虽是无情物，欲别尚沉吟。

况与有情别，别随情浅深。

二年欢笑意，一旦东西心。

独留诚可念，同行力不任。

前事讵能料，后期谅难寻。

唯有潺湲泪，不惜共沾襟。

秋意凉了就要卷起竹席，春日暖了就要收起被子。

你看吧，就连这些无情物，分别的时候都有些让人舍不得。

更何况是和你呢？

这两年我们度过了多少欢乐的日子，多么缠绵的情意，却不想，突然间就要各奔东西。

虽然我也想留下，甚至带你一起走，但我现在的能力还做不到。

以前谁能预料到今天呢？

未来会怎样我也不知道。

只有那双眼不断滚落的眼泪，不停地在打湿你我的衣襟。

.....

马车咕噜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白居易趴在车栏上，努力地睁大眼睛，眼看着湘灵单薄的身影渐渐变小，最终消失不见。

他的泪水溢满脸颊，心中满是难过。

路途上，每当经过高处，他就下意识地回头，仿佛那个熟悉的倩影就在身后一般。

他寄给她诗，题目就叫《寄湘灵》，这是他第一次在诗中留下爱人的名字：

泪眼凌寒冻不流，每经高处即回头。

遥知别后西楼上，应凭栏干独自愁。

在襄阳，因父亲是别驾，白居易的生活水准一下子提高不少，终于不用再过符离时的苦日子了。

可他还是不开心。

他忘不掉，忘不掉一个宛若天仙的少女，他忘不掉她捧着脸看她的眼眸，忘不掉她听自己吟诗时的认真，忘不掉自己离开时，她泪眼婆娑、茕茕孑立的无助。

尤其是夜深人静时，他更是相思成疾，脑海的画面里，都是对她不舍的留恋：

夜半衾裯冷，孤眠懒未能。

笼香销尽火，巾泪滴成冰。

为惜影相伴，通宵不灭灯。

贞元十年，白居易的父亲病逝，料理完丧事，他们一家人再次回到了符离。

按照礼法，白居易要披麻戴孝，在家丁忧近三年，故而虽然恋人再次相见，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和湘灵私会。

二人只能犹如初识一般，在窗篱之下，眉目传情。

直到贞元十二年，白居易才丁忧完毕，这年他二十五岁了，湘灵也已经二十一了，在提倡早婚的大唐，其他男女在这年纪娃娃都有好几个了。

他鼓起勇气，恳求母亲让自己把湘灵娶回家，母亲当然不许，还勒令他不准再和湘灵来往。

她对白居易说：「你要娶的应该是对你仕途有帮助的女子，你要是娶一个村姑，那岂不是让别人笑话咱们白家吗？」

在中古社会，婚姻依靠的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才没什么自由恋爱，只要母亲不点头，白居易是没办法迎娶湘灵的。

他的苦涩无法言说，只能写成文字，如贞元十四年，以湘灵的视角写的那首《长相思》：

妾住洛桥北，君住洛桥南。

十五即相识，今年二十三。

有如女萝草，生在松之侧。

蔓短枝苦高，萦回上不得。

人言人有愿，愿至天必成。

愿作远方兽，步步比肩行。

愿作深山木，枝枝连理生。

我住在洛桥北，而你住在洛桥南。

认识你的那年我刚满十五岁，如今却已经二十三了。

我就犹如生长在松柏旁边的藤萝，无论我的藤蔓如何去攀岩、萦绕，都无法跨越家世门第的那层坎儿。

人家都说，一个人只要有愿望，老天都会成全她。

那么我愿成为远行的走兽，跟随在你身边，每一个脚步都和你并肩而行。

那么我愿成为深山的乔木，陪伴在你身旁，每一条枝桠都和你连理生长。

你看看，这首诗的最后一句：愿作深山木，枝枝连理生。

有没有想到什么其他类似的句子？

唔，是《长恨歌》的名句：在地愿为连理枝。

所以，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，写的到底是杨贵妃和唐明皇，还是湘灵与自己呢？

《白香山集》，白居易〔唐〕著，北京：文学古籍刊行社，1954。

《白居易传》，王拾遗著，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83。

《白居易集笺校》，朱金城编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。

《白居易世系·家族考》，顾学颉著，《江汉论坛》，1980。

《白居易感伤诗研究》，崔玲玲著，《广西师范大学》，2007。

《白居易初恋悲剧与《长恨歌》的创作》，王用中著，《西北大学学报·哲学社会科学版》，1997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